# 淫妻之公共骚穴

第一章冷战，夫妻的矛盾周松无聊地敲打着键盘，失业的压力一直困挠着他。总想在网络上看能

不能找到SOHO的工作，可是逛着逛着，总会逛到色情站上去，他总是控制不住地要去这些网站上看色情

文章，他很喜欢夫妻交换类的文章，或者说他很喜欢淫妻类的文章，他曾不止一次地向老婆游说，他甚

至规定妻子每天晚上都要看一篇色情文章才能睡觉，他觉得这是保持夫妻性兴奋的一个必要举措。

周松的妻子——金玲，也失业在家，30岁的少妇，婚前也是一朵花，婚后怎么的就不怎么样了——

这是周松的看法，至少在性生活上她已失去了吸引力，婚前在性生活上她也挺配合的，婚后渐渐地让周

松感到妻子似乎有点性冷感。

性虎论坛是周松的目的地，他打开色情文学区，期望着能看到更多更刺激的淫妻文章。他喜欢幻想，

喜欢将他看到的色情文章中的女主人翁换成自己的老婆，也许是性压抑的关系，他甚至计划着让妻子成

为一个妓女，一方面可以满足他淫妻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生活需要。

他翻了又翻，但是几乎所有的色情文学他都看过了，根本没有新的色情文章。于是在那些看了不知

几百遍的色情文章里他重新打开「娇妻中秋被奸记」，在回应栏里键入：我也是喜欢看老婆被别人操，

特别是被很多民工轮奸。

特别希望自己的老婆受男人们的欢迎，可能是现实的她并不开放，所以我一直努力让她淫荡起来。

收效甚微。

我妻子三十岁，身高163CM ，体重48KG，三围不详，我也不清楚，胸部不大但屁股很大，是属于那

种能生孩子那一类的。

自己的老婆被人操比自己亲自操感觉刺激得多，我甚至希望自己的老婆去当妓女，哪怕免费的也行，

只要让男人们在我眼前把她的淫洞灌满精液，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为此我用尽了各种方法对老婆进

行洗脑调教，都是以群交、杂交或交换为主题的色情影片、小说等等，可是成效不大。

我老婆会主动吃我的鸡鸡，但拒绝吞精；她的阴毛呈倒立梯角形，毛多长且黑，阴唇呈灰黑色，兴

奋时呈外翻状，刺激得当淫水非常之多。

愿与所有淫妻爱好者交友，也欢迎色色男仕与吾妻网交。

1 、若能将吾妻改造成淫妻，使她在性爱上发挥潜能并享受其中乐趣者，将让吾妻为您提供一个月

的性服务；2 、若能将吾妻改造成妓女，并使她思想上对性交形成依赖者，您可以在一年内支配她与任

何人性交或卖淫，其所得皆为开发者所有。

并留下了联络邮箱。这是他第一次大胆地将自己的幻想说出来，也是第一次发布这种类似卖妻的信

息。他在击键的时候已被自己的语言所刺激，下体迅速地膨胀起来，他很冲动，有一种想舔女人阴部的

冲动。

时间过得很快，门外有点响动，周松用最快的速度下网关机，然后，金玲就进来了。

「没出去吗？」金玲问他。

周松回过脸，妻子已经走到他身边了。他伸手往金玲的胯部搓去，淫淫地笑起来：「我能去哪里？」

「干什么？整天想着下流事！」金玲笑骂着。

「什么是下流事啊？不下流你会爽啊？」周松筵着脸把金玲揽了过来，「我刚刚看了些色情文章，

现在涨得很，兴奋得要命，把裤子脱了，我要吃你的骚洞！」

「你真的很变态耶！现在是大白天的，就想这事了？」金玲伸手在周松的裤裆上摸了一把，「真的

好硬哦！不过，我要做晚饭了，你想都别想！」

「迟一点再做吧，我现在就想吃你的骚水，我们有很久没做了吧？」周松说着，便要脱她的裤子。

金玲挣开他的手，便径自走向厨房。

周松看着金玲的丰臀摇摆着走出去，脑袋里浮起的是妻子两腿间的灰黑色的阴户正流着的淫水，透

亮而又淫荡……入夜。

金玲靠在床上，翻看着周松为她准备的色情小说＜淫妇娜娜＞，这是一篇乱交的小说，小说的女主

角娜娜是个看起来清纯的淫妇，而她的老公跟周松一样喜欢妻子被别人轮奸，但跟周松不同的是，金玲

很保守，而娜娜只要是男人都可以操她。电视里正上演着周松的珍藏VCD ，一个黄色女人正被五个黑人

轮奸，这个女人的阴部跟周松的妻子金玲的阴部一样，都有丰密的阴毛和灰黑的阴阜，片中的女人阴道

里正插着一根黑色的巨大的阳具，可以看得出那个女人正享受着极大的快感，她的嘴里也含着一根同样

黑色的巨大的阳具，随着下体那根阳具的强力抽送，嘴里发出含糊的哼声，这哼声引发了金玲的性感…

…「你会不会觉得鸡巴越大越舒服呢？」周松问。

「嗯」金玲含糊地回应。

「如果你是电视上这个人，会不会很爽？」周松靠着妻子，伸手往金玲的腿上摸去。

「不知道！」

「一定很爽，水都流这么多了！」周松确实摸到湿乎乎的阴部，便把湿乎乎的手在妻子眼前扬了扬，

「你看，这是什么？」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金玲也伸手插入老公的睡裤里握住胀起的旗杆，轻轻地抚弄起来。

周松再度把手抻进金玲的睡裙内，搓着她的外阴。

「痒吗？想要被操吗？」周松问。

「嗯！」金玲闭上眼睛享受着周松的调情。

「你什么时候也能象影片中的女主角那样啊？」周松的手仍在金玲的睡裙内，眼睛盯着屏幕，不无

羡慕地感叹道。

金玲听到这话，睁开双眼，盯着周松。

对于这种紧迫盯人，周松有点消受不起了：「我是说，象她那样富有激情，你不觉得这婚后这些年，

我们的这种生活越来越没趣了吗？」

金玲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你很变态！」

「我还没说让你当妓女呢！」周松斗胆。

金玲没说话，她转眼看起A 片。

没有情节，就是不停地做活塞运动，或是不停地换人，竟觉得提不起兴致来。

周松以为金玲放松了，使出混身解数要刺激金玲的情欲，似乎有点成效，金玲又重新眯起了眼睛，

呻吟起来。

为了达到更佳的效果，周松并没有腾身上马，而是翻起金玲的睡裙，分开她的双腿，把头伸进金玲

的胯间。

金玲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呻吟之声也越来越大，而淫户里也流出更多的淫水。周松不断地用舌头刺

激她的阴核，一面在她的双乳上揉搓着。

金玲抬眼看看埋在她胯下的脑袋，体味着暖湿舌头在阴户上掀起的阵阵快感，似乎要把她融化了似

的……她感觉阴道里有千百只虫子在叮咬着，那种麻痒的感觉使她空虚得快要虚脱了，她恨不得把这个

在胯下的脑袋给塞到自己的阴户里去，她也正使劲地把周松的脑袋压向自己的阴户；然而，她又知道这

个脑袋根本进不了自己狭小的阴道中，她知道她需要什么，所以又使劲地扯着周松的耳朵，想把他扯离

……呻吟声越来越沉……就周松的感觉，已经差不多了。他抬头看了看妻子道：「想不想被操？」

「想」金玲这回没有含糊。

周松直起身，还没等他摆好姿势，金玲的手早等在那里，正好一把抓住周松的阳具，就要往自己的

阴道里塞，只是还有一定的距离。

周松的情绪也因此被提到了极致，他仍想捉弄下妻子。便扶着阳具，在金玲的外阴磨了起来。

金玲仍在忍着，但是阴户不停地张合着，这让周松觉得很有成就感。不断地抬起的屁股和不断把周

松的屁股压向下的举动更令周松感到不一样的快感。

「很想被人操吧？」周松乘机在金玲的耳边轻轻地问道。

「嗯，想，想被你操，你想操吗？」金玲也反问。

「想，如果你更浪更骚一点，我会更想。」周松一边温柔地搓着金玲的胸，一边慢慢地把自己的阳

具挺进「中原」。

「啊……啊……」金玲从咽喉里发出舒畅地声音。

「你的骚逼操起来很舒服，暖暖的水又多，不知道别的男人操你时会是什么样子？」

「你说是什么样子？还不是一样！」金玲又挺起屁股，试图让已深入内地的阳具更深入一点，于是

又发出一声长长的「哦……」

「舒服吗？」

「嗯，很舒服」

「想不想天天都这么爽？」周松用很轻的声音在她耳边说。

「想」金玲娇羞地回答，同时又狠狠地把屁股抬了一抬。周松感觉到自己的阳具已深入到金玲的G

点了。

周松开始动起来，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着淫水渲泻的汩汩声，周松知道金玲已迷失了自我，

于是……「告诉我，你想当妓女。」

「我想当妓女！」金玲随着周松起伏着，下意识地道。

「你的逼是妓女逼吗？」

「是的，我的逼是妓女逼，谁都可以操！」

「你一天想要被多少个男人操？」

金玲并没有马上回答，只是奋力地抱住周松的屁股，使劲地往下压，同时把自己的屁股往上挺起，

才有气无力地道：「六个」

周松也异常地兴奋，他知道金玲的回答是「算」出来的，不是为了应和自己才说的，上午两个、中

午两个、晚上两个，他还知道金玲很容易满足也很不容易满足，要使她到达第一个高潮只需用嘴就行了，

但是至今为止，九年来他只给金玲一次第二次高潮，更别提什么第三种水了，他希望这次会是第二次梅

开二度，所以他卖力地抽送着，嘴里不停地说：「说你是骚货，是妓女，你喜欢被人操……」

「我是骚货，是妓女，我喜欢被人操，我的逼生来就是让男人操的……啊……」金玲挺起上身，头

用力地往后昴起，她到达了终点，死死地抓紧周松的屁股，仿佛要把他和自己永远地连成一体。

平静一会儿，周松抽出仍然坚硬的阳具，又把脑袋埋进金玲被淫水糊得不象样的胯下，他希望能再

给她一个高潮。

周松仔细地看了看金玲的阴部，浓密的阴毛被淫水粘乎着贴在阴阜上，灰黑色的阴唇向外翻着，鲜

红的阴道仍张开着，却可以看到淫水还不断地从道口流出，扑鼻而来的是淫水散发出的腥腥骚骚的味道。

他毫不迟疑，张嘴吸住阴户，就象在接吻一样，把舌头伸进阴道内，不断地吸吮着……高潮的余波

刚过，金玲喘息着看着周松的脑袋，心里腾起阵阵激情――那个洞是刚刚被他操过的，却仍是那么用心

地「爱护」着……她不禁想起刚刚的对话，那些对话对于自己来说太刺激了，但也太不可思异了……电

视上的节目仍然继续着，五个黑人男子仍用他们巨大的阳具（快有那黄皮肤女人的小臂粗，三分之二小

臂长）轮流操弄着那个亚洲女子，她的淫水却不象金玲这么多……金玲看着影片，心里又升起了痒痒的

感觉，这又一次让她想起了对话――我是骚货，是妓女，我喜欢被人操……金玲想着，如果她是影片中

的那个女人――这一想，又让她忍不住的呻吟起来，双手也不自主地按住周松的脑袋……第二波的运动

是在谈论金玲的肉金中展开的。

「你觉得你的逼可以卖多少钱呢？」周松仍然很轻地在金玲的耳边说。

「不知道。」金玲看着电视屏幕，心里想着在自己的阴道里的阳具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嫖客的―

―也许是电视上的那些黑人之一。

「操你一次要多少钱呢？」周松在问这句话的时候，鼻息极重。

「不知道。」

「你是一个烂逼，别人要一百元钱，你最多50元吧。」

「50就50，你拿钱来呀！」金玲笑着，把屁股狠狠的向上挺了挺。

「其实，我真的很想看看你淫荡的样子，你这样的逼真的适合去当妓女，又宽又松，一天被十几个

人操也没问题。」

「胡说八道。」

「我是书上看的，不过我一想到你被别人操就觉得刺激得要命，很兴奋！」周松诚恳地道。

「你变态……」金玲笑着拍了拍周松的屁股。

「我找人来操你好不好？」

「好啊……」

「那找我们边上工地里的民工怎么样？他们都有一身力气，而且这根肯定比我还大，到时候你肯定

被操到爽歪歪……」

「不要，谁要被那些又脏又难看的人操啊。」

「我就喜欢你被他们操，这样我才不怕你跟他们跑了。」说着，周松开始九浅一深。

「呼……哦哦哦……」

运动在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夫妻俩都放开了一切道德准则，老公说着找男人来操老婆，老婆讲着

让男人来嫖自己，而一切就在高潮过后都安静下来。

周松下床关了影碟，顺势躺倒，金玲拿起两方手巾，一面捂着自己的下身，一面帮周松清理阳具。

整个房间充斥着淫荡的气味。

周松先开口：「今天爽吗？」

「嗯」金玲娇羞的样子让周松的阳具抖动起来，但周松体力已经不支了。

「你觉得做爱的时候是静静地干还是象刚才我们那样更刺激？」周松想试探一下。

「我不觉得刚才有什么刺激！」道德回到本位，矜持又占了上风。

「别说没有，淫水流了那么多，还要……」周松及时住口，但是来不及了金玲挂不住了，怒道：「

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看你是被那些色情小说给看坏的。」

「又不是真的让你去做鸡，只不过是想提高性生活质量，幻想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周松也火了，

都是老夫老妻的了，两个人做的时候说说这些有什么不好，刺激一下双方的情绪，至少也可以刺激自己

的情绪嘛。

「反正，以后你要想就想，但别跟我提起！」金玲恨恨的道，然后甩头便睡。

自从上一次的激情性交过后，周松的性趣被金玲打入了低谷，连看色情小说都不大起色，到现在已

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期间，金玲有两次向周松求欢，但是都被周松拒绝了。

周松总是想不明白，有句老话说：女人三十如虎，四十如狼。按书上说的这年龄段的女人两天一次

已经是很保守了，而金玲却是两周一次？他总觉得金玲是不是性冷感！想归想，看到她总不主动，总将

做爱视为男人的专利，总是将一些泄气的话在做爱时来说，归根结底，总是不肯放浪一些淫荡一点，让

他觉得很无趣。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心里明明想着要做爱，但是总是硬不起来，他也试着看那些以往可

以令自己雄风高涨的色情小说，但是根本没有效果，看到书中的女主人公如何的淫荡，如何的下贱，再

想起金玲的「性冷感」就让他觉得不做也罢。

金玲也有话说，自从两个月前的那场激情过后，她也是念念不忘，但女人总是女人，虽然心里想得

要命，总得保持一下矜持。每天晚上都得揉着他的阳具入睡，虽然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总算还握得到。

但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总是无法令他勃起。

日子还是一样的过着。幸亏金玲的朋友多，每天都有得玩才不致于太在意性生活，但在晚上，总忍

不住要摸摸周松的阳具，探探他睡了没有。

陈燕是金玲的朋友，比金玲年长一些，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很信任金玲，也经常跟金玲谈及闺房之

事。

在金玲未跟周松结婚之前，金玲和周松一起到陈燕家里，当时她刚生育不久，于是两个人躲在房里

说话，而周松跟陈燕的老公在厅里瞎扯蛋。回来之后，金玲跟周松说，陈燕很大胆，一直在教她说做爱

很舒服，并且拿了一本算不得是色情小说的书给她，还让她早一点懂得享受人生。

在这种事情上，金玲很烦闷，便决定去找陈燕。一方面她会比较大方地跟金玲说夫妻事，而且她虽

然是个大嘴巴，但都只是说些自己的事，从没有听她说过别人的密秘；一方面她没工作，闲在家里准可

以找到人。更重要的是，在两年前，陈燕发现老公在外包奶，便跟老公离了婚，金玲也想了解一下陈燕

是怎么对付这样的「空洞」生活。

陈燕的家是在一个区商品房小区里，七楼。三房两厅的布局，面积有一百六十几平方米，陈燕的娘

家本是个小康之家。

见到金玲，陈燕高兴极了，她们也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聊过了。

把金玲让进屋里后，陈燕先拉开了话：「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我以为有了老公就忘了老朋友了

呢。」

「你说的叫什么话呀，呵呵」金玲道。

「最近好吗？」

「别提了，你呢？最近怎么样？离婚了会不会觉得痒呢？」金玲笑道。

「就是啊，别提多难受了！」陈燕一边用抹布拭着茶几一边道，「怎么，你也痒了吗？老公不是天

天跟你睡一床吗？还痒？」

「别提我了吧，你就说说你自己罢。有没有新对象了？」金玲端起一杯茶，轻笑着道，「我是最近

麻将老是输，赌着也觉得没意思，来看看你呀！」

「你看我还能有新对象吗？都三十三岁了，还有一个孩子，我可跟你不一样，哪象你那么年轻漂亮！」

陈燕不无感概地说。

「我也三十岁了，你别乱说。你以前不是教过我要把握人生吗？我是想问一下，你现在怎么办？那

地方想吗？」金玲道。

「哪个地方？什么怎么办？」陈燕一时没理解过来。

「还假正经哦！你刚生完孩子那会儿，不是跟我说怀孕那些日子憋死了吗？」

「什么憋死了？你在说什么呀？」陈燕真的想不通。

「做爱啦！」金玲羞涩地大声道。

「哦，你不会说是鸡迈痒了，真是！」陈燕仿然大悟。

「那么难听。」金玲笑道。

「你别说难听，男人就是喜欢听！」陈燕一本正经地道，「其实，人真的都很贱！」

「这倒是，那你到底痒了吗？」金玲深有体会，自己的老公还想让自己当妓女呢。

「痒啊！」

「那怎么办？」金玲来了兴趣。

「凉拌罗！」陈燕戏虐地笑。

「什么凉拌啊？」

「走，到我房里你就知道什么是凉拌了！」说着，陈燕站起来拉着金玲的手就向卧室里去。

陈燕的卧室挺雅致的，一张大床在入门的左侧，呈头北脚南的方向摆着。卧室很大，在床的对面是

一个梳妆台和一个电视柜。再往左是靠窗的地方，有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

陈燕关上门，走到电视柜边，拉出一个抽屉道：「金玲，过来呀！」

金玲走过去一瞧，好家伙，陈燕跟自己的老公有一比，满抽屉的是色情片。

「这么多？」金玲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也算多，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节目，其它的都在墙柜里呢！」陈燕得意地道。

「也不怕咸死你，看这么多色情片，不是越看越痒吗？」金玲笑虐着。

「是啊，是越看越痒，所以有时候只好找黄瓜啦、茄子啦来顶一顶了！」陈燕不无失落地道，「不

然什么叫凉拌，都是小菜嘛，哈哈……」

金玲随手翻了翻抽屉里的碟片，问道：「你都看什么片啊？介绍一下吧。」

「我啊，生冷不忌。不过还是比较喜欢看西片，但西片都没故事情节，看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我告

诉你呀，看西片主要是看那些男人的鸡巴，又长又粗，还有那些洋妞骚浪的样子。日本片也还好，主要

是角色都是帅哥美女，关键是有情节，不过不容易买到顶级的就是了。这些片子大多是我前夫买的。」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呢？」金玲耳边仿佛又响起周松的话――找很多男人来轮奸她――挺

刺激的。

「我也说不上来，以前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故事情节。那时候，国栋（陈燕的前夫）说应该

把自己融进影片中，想象女主角就是自己，那才有意思。」陈燕顿了顿，接着道，「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怎么想象，他就告诉我，自己被很多男人轮奸，想象着自己的鸡迈被很多鸡巴操弄，后来真的觉得很刺

激。所以，我比较喜欢看轮奸强奸的片子。你要不要拿几张回去看？」

「不用，还是你留着好了。嘻嘻」

「哎？你怎么今天老是问我这些三八问题呢？」陈燕很疑惑，「是不是跟你老公吵架，还是你老公

不行了？没关系，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解决呢！如果你告诉我，我还可以再告诉你一个密秘哦！

呵呵呵……」

「什么密秘？」金玲又好奇了。

「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哪能说这个密秘呢？是我的密秘哦！」陈燕笑着。

「……」金玲不知道该不该说，毕竟是夫妻间的事，搞不好成了别人的笑柄那可不好办。

「你不说也行，那我说对了你就给我加分，说错了就摇头总成吧！再说，我的密秘可比你那些小事

来得要紧呀！要不是你，我还不想听呢！」陈燕忍不住就想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密秘，她顿了一下，接着

道，「其实，这一年来我也有热拌，不仅仅是凉拌菜，嘿嘿嘿」

「什么热伴？是不是有男朋友了？」金玲猜想。

「不知道怎么说，但不是男朋友，男朋友会发展成为老公，可是他们不可能成为我老公，呵呵」

「他们？」金玲不明白，「不是一个人啊？」

「是啊，很多个。大多数我都不知道他们姓什么！」陈燕掠了掠自己的长发。

「这是怎么回事？」

「你先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再告诉你！」陈燕很懂得保护自己，哪怕是在最要好的朋友面前，虽然

知道金玲不会告诉别人，但多少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对自己总会有好处的。

「其实也没什么……」金玲沉默了一下，接着道，「最近我老公不怎么理我……」

「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陈燕抢着道。

「不会的，他都没出去过！」金玲其实知道周松为什么不理她，但也不好说出来。

「不会是阳萎吧？那你可有得受了！」陈燕感叹着。

「不知道……反正就是没反应，愁死了」

「会不会是你老是在做爱事说些不该说的话？」陈燕道。

「什么话不该说呢？」金玲倒也想知道，做爱事不该说什么话。

「比如说工作呀、钱呀，什么的！对了，你们现在都没工作吧？」陈燕象专家似的，叉着手问。

「嗯！」

「我看差不多是这个事了，你们多久没那个了？」

「两个多月了。」

「什么，两个多月？亏你这么能忍，要是我早就去找姘夫了！呵呵」

金玲是有苦说不出，要是自己去找姘夫倒是好办了。为了不在自己的问题上打转，金玲只好岔开话

题：「你呢，你的密秘可以说了吧？」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有热伴啊！」陈燕不经意地摸了摸胸部。

「有几个？」金玲没看到陈燕的动作，否则她一定可以发现陈燕的胸部跟一年前比大了许多。

「我也不知道有几个，很多吧。」

「很多？多到什么程度？不是男朋友，那是什么？哪有这回事！」金玲摸不着头。

「算是嫖客吧。」

「什么？」这句话让金玲非常意外，这句话同时也表明一点，陈燕是妓女。她又想起周松的话――

要你去当妓女――她忽然觉得当妓妇并不是很遥远的事，好象快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似的。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陈燕觉得金玲的表现更意外，但她并不知道金玲是因为自己的老公有这样

的想法，「你可别告诉别人，包括你家周松！不然我可惨了。」

「哦……哦……」金玲呐呐地道。

……后来，陈燕教了她好些招术，以便让周松能重振雄风。但是金玲却心不在焉，近晚了，金玲便

告辞了甜心姐姐成人视频聊天室，美女裸聊，激情浪女，让你达到视觉高潮。

金玲回到家里，周松仍在摆弄着电脑。以前她很担心周松凭借电脑在网上找情人，总是习惯性地凑

到屏幕前看看。

周松正在看一封电子邮件：淫妻先生：你好！

看了您发表的文章，深有同感。我也是一个淫妻爱好者，我也喜欢淫荡的老婆在我面前被一群陌生

男人轮奸。我老婆也正好非常淫荡，她特别喜欢做爱，她是个小学教师，人又漂亮，身材也性感，挺受

欢迎的。据我所知，她被除我之外的21个男人操过，现在还和其中的五、六个男人保持着关系。就象你

所说，我也曾建议她去当妓女，她说怕得病，如果能安全的话，我想她真的会去当妓女。

我和你不同的只是你没有现成的淫妻，而我却有。我现在的近期目标是让我老婆被100 个男人操，

致于长远目标跟你的文章所写的一样，让她成为一个淫妇，成为一个无性不欢的公用厕所，让任何男人

在她的淫洞里留下纪念品。

如果可能，你也帮我介绍一些干净的嫖客吧，一方面我想尽快实现老婆被100 个男人操的目标，另

一方面我打算让我老婆尝尝当妓女的感觉，肯定非常刺激。至于收费就无所谓了，卫生是最重要的。你

也知道当妓女可不同于红杏出墙，被熟人知道了不好办，所以才请你多多关照，毕竟你介绍的人肯定不

认识我们。

我在大连，如果有机会欢迎你来操我老婆，我肯定让她洗好骚穴，净候你的大吊。

随信附上妻子的照片，请笑纳。

绿帽王不少，不过，这女人还真的挺漂亮的呢！

「看够了没有？」周松这冷冷声音，把金玲拉回现实，她就不明白自己有什么错，值得周松大动肝

火的。

「谁看你的垃圾了！」金玲没好气地说，放下手提包后径直去了厨房这一整夜，金玲心里总想着那

封邮件，上面写的是事实吗？难道妻子让别的男人操真的会让男人感到兴奋与满足吗？那个绿帽王真的

是绿帽王，竟还有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而这目标和规划竟是让自己戴上更多的绿帽子？

金玲决定仍旧去找陈燕，和她谈谈周松的事，当然不能让陈燕知道周松有这种淫妻的兴趣，于是从

周松收藏的色情小说中选了一本＜淫妇娜娜＞放在包里，便早早地出门了。

「燕姐――燕姐――」金玲到陈燕家门口时已经十点多钟了。

「谁呀？」陈燕似乎还没睡起，打着哈欠地出来开门，「我道是谁呀，怎么这么早呀！」

「我怎么知道你这么晚了还不起床啊！」金玲进门把手提包甩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道。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在晚上都忙得很呀！」陈燕拢了拢半透明的睡衣。

金玲抬眼瞄了陈燕一眼，在半透明的睡衣下，赫然可以看到坚挺的双峰和妙漫的黑森林，从她这个

角度看，在陈燕并不茂盛的阴毛下的阴户张开着一裂暗红色的阴唇――她竟然没穿内衣：「不会吧，这

么性感？」

「这有什么！你过来吧，我去洗刷一下。」陈燕关了门，便走回卧室，她的卧室有独立卫生间。

金玲跟着进了卧室，在床上坐下，陈燕径直走进卫生间。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陈燕在卫生间里问。

「无聊呗！」金玲看了看房间，总觉得有一股男性的气味弥漫着，便站起来在四周巡视了一下，终

于在靠窗的那面床边的一个纸篓里看到几团面纸和三个湿乎乎的保险套，便道，「我今天是专程来向你

学习的。」

「学习什么？」陈燕正在刷牙，含糊地道。

「学习勾引男人啊，呵呵」金玲笑道。

「你不怕你老公抓你的奸啊！」陈燕也笑了。

「怕还来干什么！」金玲决断地道。

「不简单哦，是不是也寂寞难耐了？」陈燕应和着。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啦，呵呵，开开玩笑，别当真了。昨晚上忙什么啊？呵呵，是不是勾引男人了？」

金玲瞄了瞄那纸蒌，她很想拿起那些保险套来看看，别的男人的精液是什么样儿的。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男人一定很厉害吧？」金玲不无羡慕地道。

「哪个男人啊？」

「你勾引的那个男人啊！」

「你怎么知道他很厉害？」陈燕从卫生间里探头看了看金玲，见她正盯着那纸蒌，不禁笑道，「你

是说那些套子啊，鬼扯！」

「哦……」金玲的表情象是被抓到的小偷似的，脸刷的红了起来，辩道，「没……没有的事……」

「别不好意思，我看你是春心大动，不，应该说是空虚难耐，嘿嘿……」陈燕拿着毛巾从卫生间里

出来，一边擦着脸一边接着道：「别不好意思，人之常情啦。那些套子不是一个男人用的啦。」

「不是一个人用的？那……」金玲也猜想到了，但她还是难以接受。

「呵呵，告诉你没关系，是四个男人。不过他们都很厉害，这点你倒没说错。」陈燕很享受地道。

「是谁呀？」金玲下意识地道，大凡这种事情总想刨根问底。

「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外地人，我只认识其中一个人姓黄的，名字就不知道了，其他三人是他老乡，

在我们边上这个工业开发区的工地里当民工。你可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老粗，不但人粗，那根也粗，大

多是离家弃子的农民，常年没办法回去，除了干粗重活，就是召妓嫖娼。」

「你真行，也不怕被插坏呀？」金玲不无羡慕地道，「你是怎么开始做这行当的呢？」

「你也认识何媚吧？听她说经常跟你一起搓麻将的那个，你也应该听说过她开娼寮吧。」陈燕用毛

巾甩了甩头发，转身走进卫生间披好毛巾。

金玲看着陈燕的大屁股摇摆着的样子，不禁脸热起来：「你先把衣服穿好吧，不然若又有人来找，

那可不好。」

「没关系，很久都没人来找我了，有也是那些急色的野男人，嘻嘻。」陈燕笑嘻嘻地走出卫生间。

「那何媚我是认识，不过你又是怎么会……」

「前年，我刚离婚的时候，也没觉得怎么样。一开始都是自己凉拌的，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忍不住了，

说真的，那时候看到男人就希望男人来强奸我。呵呵，后来是海霞介绍我认识的，那时她约我一起去打

麻将，在麻将桌上认识何媚的。听她说，她手下的那些小姐生意不错，月收入近万元呀，而且还供不应

求，她还透露有些本地美女也在干这行，当时我就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干。」陈燕顿了顿，一屁股坐在

梳妆台前，拿起护肤霜开始化妆，「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但都不敢问，于是我就问她，那些小姐也不怕

得病。何媚说，其实在我们这种地方想有病都难，你道为什么，因为她开的这种按摩店是消费较低的，

真见过世面的是不会来的，而能来的都是那些民工或打工仔什么的，没接触过外界的其它因素，再说要

打炮的话一般都戴套，所以根本就不怕。

跟何媚接触了几次，觉得她这人也挺信用的，不该说的她也不会说，那时她也了解我的处境，还跟

我提起要不要兼职一下，一开始我也是遮遮掩掩的不干，后来看她说得那么体贴，自己又觉得很空虚就

答应了。

何媚的发廊也有按摩，按摩女也会接客，所以倒不需要我去那儿坐台，都是待妓女不够用了才会招

呼住家少妇前去，只要把自己的照片留在那里，而不用去当肉鸡，任人挑选，待到嫖客选中她之后才去

；何媚为了自身安全也挺照顾这些我们的，一般都是外地人来此消费时才让她们去接，本地人都是用那

些坐台的按摩女，但抽成就比那些坐台女要少些。

发廊本身的档次就不是很高，所以来这里的一般都是外地的打工仔或是民工什么的，按摩每30元/45

分钟，其中小姐和何媚各得50% ；打炮一般要100 元，何媚得60%.这是一般的情况，但对于象金玲这样

的住家少妇，何媚要抽取70% ，因为是住家少妇，出来接客一般只是为了填补欲求不满，况且自己在朋

友的发廊里接客，总有把柄在人家手上，想拿多也不行。也就是说我被男人操一次也只能拿到30元钱，

但在这个城市里，外来人口太多了，欲求不满的人也太多了，所以一个月下来也能赚到近万元。」

「那何媚不是赚翻了？」金玲瞪大眼睛，她怎么也想不透被人操的收入竟然比没被人操的少得多。

「那还用说。那么多小姐，我所知的就有6 个，每个人每天接2 个男人，何媚每天的收入就有720

元，还有象我这样的，她每天的收入都有一千多元呀。刚开始，我也是太久没有操了，每天接五六个，

你说，她从我身上每天就可以赚多少钱呀！」

「三四百元！」

「就是啊，后来我也学乖了，我跟那些嫖客说以后想我了就打电话给我，渐渐地我的客人也少了，

去年我就告诉何媚说不再去了，她也知道我前年一年赚了不少，也没想到别的地方去，嘿嘿」

「那你赚了多少？」金玲好奇的问。

「一栋楼中楼。」

「那是多少？」

「也不多，就三十几万吧。」

「这么多？一年？」金玲不敢相信。

「一年还不多吗？没有月经的一年呀，天天被男人操，多的时候一天七八个，少的也有四五个，几

乎快被操坏了呢。」陈燕吸了口气，仿佛就在昨天发生的事。

「你顶得住啊？」金玲无法想象一天被七八个男人操是什么样子的，但她知道没有月经是因为吃避

孕药的原因。

「有什么顶得住顶不住的呢，女人生来就是要给男人操的，谁操还不是一个样。别提多爽了，有好

几次都虚脱了。」陈燕沉侵在快感的回味中。

「我被老公搞一次就一个礼拜不想，你真行啊！」金玲由衷地佩服。

「那是你不懂得享受，我现在没这么多人操还真受不了呢，怎么样，你想不想也参一腿？我可保证

肯定舒服死了。」陈燕笑着托了托自己坚挺的乳房道，「操穴还有一个功能哦，就是健胸。」

「真的假的！胡说八道，呵呵」金玲也笑了，「我今天拿了一本我老公收藏的小说给你看，他很喜

欢这本小说。」

「什么小说？你知道我不怎么看书的。」陈燕道。

「你会喜欢的啦，色女，嘻嘻」金玲说着，起身转回大厅取书。

很快，金玲拿着书递给陈燕。陈燕看了一下封面，笑道：「你老公也喜欢看色情小说呀？」

「哪个男人不色情，女人象你这么色的倒不多！嘻嘻」

「去你的，你不色来这里找我干什么？」

「对了，你说四个人怎么只有三个保险套啊？」金玲心里都想着那些个保险套。

「你可不知道那些男人有的是干劲，昨晚上把我操得天昏地暗的。一开始都没戴套，每个人在里面

放了一泡，第二轮觉得太松太润了，就戴上套子，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样子还没结婚吧，说

喜欢鸡迈里湿湿的感觉，所以他始终都没戴。」

听着陈燕的话，金玲的下体不断地传来麻痒的感觉，便道：「我上卫生间，中午在这里吃饭了，你

可得请我！」

说着金玲走进卫生间，反手关上门便迫不急待地脱下裤子，内裤已湿了一大片，粘粘稠稠的，赶紧

扯了块纸巾，擦拭起来。

「怎么那么久啊！」陈燕在卧室里叫着。

「就好了。」金玲急忙把纸巾往马桶里一丢，「唰」的一声冲了水，提起裤子便开门。

「是不是痒了啊？阿松昨天有没有搞你呢？」陈燕道。

「哪有！」金玲羞怯地道，「没有！」

「男人都很犯贱，摆着老婆不用，你也别亏了自己呀，不会找个情人，呵呵」

「怎么找，我可不会。再说，让别人知道了怎么办啊！你倒是教教我怎么让我家周松强起来是正经！」

「挑逗他啊，撒娇啊，别告诉我说你不会！」陈燕瞪大眼睛象在看一个外星人似的看着金玲，在她

的记忆中，金玲应该比任何人都会撒娇才是，「上床前喷些香水，穿些性感诱人一点的内衣，照你丰满

的屁股，别说男人就是女人也想上你。」

「……」金玲无言，就象周松说的，在婚前她还会做这些事，婚后只是每天咋咋呼呼的大呼小叫，

根本没有一点想可爱的样儿，也难怪周松看到她就火大。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婚前还能主动配合，婚后

倒象在履行职责似的一点没有主动的意思。

「周松也真不错，都不在外面捻花惹草的。倒是你自己，这种事情我也帮不上你，看着办吧。我去

做饭，吃过之后，我们看看股票行情。」

「股票？你也炒股？」

「不炒股那干什么？我这叫欲盖弥彰，若不炒股，这么多钱哪里来人，别人肯定会怀疑，对不对？

谁也不知道我炒股是赚还是赔，这也正好说明我这些钱的来路是正经的，嘻嘻」陈燕倒是明白人。

「哦，我明白了，这么一炒的话，别人也不会想到你是靠买逼赚钱。你好聪明哦！」金玲是由衷的

佩服道。

「才知道呀！去年还会往股市里跑，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在炒股了，就买了一台电脑在家摆摆谱，也

不用天天去看股市行情，偶尔去听听别人怎么说的就行了，反正在股市里我投得也不多，无所谓亏赚。

哎，你不是说你老公炒过吗？瞧你老公那聪明劲儿，说不准让他帮我炒一炒还真能赚呢！」

到了近傍晚的时候，金玲便离开了。之前还特别叮嘱陈燕要看看那本小说，明天再来跟她聊天。

而这两天，就金玲的到访以及她的言语，陈燕也看出了点大概，心里便有了异样的想法。陈燕自忖

着，以前自己是在别人的店里当妓女，何不也拉金玲下水，在自家里让金玲也接接客，一方面她也知道

了自己太多的密秘，虽然相信她不会告诉别人，但难保不会告诉周松，而周松也难保不会告诉他的朋友，

最好的方法是拉金玲下水，这样周松也不好说；而且，看金玲这两天的样儿，根本就是思春了，否则也

不必老是盯着那些个保险套。

心下思定之后，便翻起小说看了起来。这一看，更让陈燕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这本＜淫妇娜娜＞

是周松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然后编排一下便打印出来，因为这书里的娜娜就是周松一直渴求的淫妻的

最佳典范，所以他一直要求金玲多看看这本小说，而金玲也想通过此书了解陈燕的看法。

陈燕看着书，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下阴，心里想着：也许周松喜欢淫荡的女人，现在的关键是从

金玲那里了解一些周松的看法。

六月的天气在南方已非常炎热。

昨天回来之后，金玲向周松隐约透露了陈燕在做妓的事情，也许是金玲仍然羞怯，说的也平淡，周

松的表情并没有什么改变，仍旧是冷冷的，只是说了一句――又不是你在做，关我什么事！

金玲这段时间一直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周松能操她一炮，但是周松都是不理不睬的，弄得金玲也

跟着肝火大盛起来。心里也翻来愎去地想着陈燕的做法，不也是神不知鬼不觉吗？何不……两个人一夜

无话背向而眠。

近十点的时候，电话把金玲吵醒了。一般她不会睡过九点，但昨天晚上一直在想着陈燕家里的那三

个保险套，下体又空虚难耐，直到凌晨才蒙蒙睡去。

电话是陈燕打来的，周松对于金玲的去向并不留心。因为在他印象中金玲只会好赌，其它的事是做

不出来的――甚至于，他更希望金玲在外面偷男人，也好过她整日的赌――所以，他认为肯定又是赌友

三缺一了才打电话过呼人的，并没在意。

金玲象做了亏心事般接完电话，下床洗刷去了。周松则继续做他的黄粱美梦与周公会晤。

陈燕今天换了一件黑色蕾丝纱状的睡衣，和昨天那件白稠状的睡衣一样，都几近透明，所不同的是

这件更性感，更蒙胧，也穿上了胸衣和内裤，那胸衣和内裤也都是蕾丝的网状透明，金玲见到她时，也

不禁心跳加速――此时金玲才领会到身材好的用处――至少不必穿那种硬梆梆的胸衣来托起胸部。

一进门，陈燕便戏笑道：「今天怎么睡这么晚呀？是不是昨天晚上操开了？」

陈燕关了门，径直的往自己的卧室走去，边走边道：「小说我看完了，别说，还真比影碟要刺激得

多了，你家还有没有，多带些给我看看。」

「你也喜欢呀，多了。周松就这种东西多。」金玲也没多想便答道。

「是吗，周松也喜欢看吧？」陈燕走到床边，拿起纸蒌指着好多纸巾道，「就是看你这本破小说，

害我昨天做了赔本生意！」

「怎么了？」金玲伸过脑袋，只觉得有一股很强烈的精液的腥味扑来，「又有男人来嫖你了啊？」

「不是来嫖我，而是我请他们来操我！」陈燕提起垃圾袋接着道，「本来昨晚上是没有事的，可看

了你这篇破小说就想得要命，所以我只好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免费招待他们了。」

「这么夸张？我也看过了好多小说，我都没这种感觉！」金玲讶异地道。

「你晚上不回去的话，你老公会不会吃醋？」陈燕道。

「他才懒得管我，其实我也经常没回家，不过都是搓麻将罢了。我若过了12点没回去，他就知道我

铁定输得很惨。」金玲也觉得周松很信任自己，否则哪有婚后整夜不回家的妻子。

「你家周松真的很不错，要是我有这么一个好老公该多好啊。」陈燕认真的说。

「我把周松送给你，要不要？」金玲开起玩笑。

「真的假的，你舍得？嘻嘻」陈燕笑着，盘算了一下道，「这样子，今天我也没什么事，你就在这

里陪我好不好？」

「那不无聊死了。」金玲想不出这一整天窝在这里有什么好处。

「我们排一桌麻将嘛。」

「找谁玩啊？」金玲点点头。

「要人还不多的是，等会儿我就找人来，你先到厅里坐等着，我把这里打扫一下。」

说着，陈燕便起身，金玲也随着出了卧室。

且说金玲走出卧室不久，陈燕便拿起电话准备招呼人手，她有自己的打算，这两个人不能是本地人，

而且要会打本地十六张，晚上的这出戏还需要依靠这两个人来陪唱呢。

第一个人选是老黄，那老小子是个小工头，手下人也有十几个壮丁，又比那些民工有钱一点，搓两

圈麻将肯定没问题，又是自己的长期客户。于是便拔通老黄的电话。

「喂……是老黄吗？」

「哦……是小燕呀。怎么，昨晚上没操爽呀？哈哈哈……」电话电传来老黄的淫笑声。

「你这死鬼，说什么呢！今天有没有空呀？」

「有啊，骚穴又痒了吗？这回要几个人呀，马上就到！哈哈」

「是啊，痒了呢，要你来止痒啊……」陈燕也跟着浪笑道。

「说，要几个人？」

「你听我说，」陈燕压低了声音道，「今天让你捡到便宜了，我可问你，想不想操操良家少妇？」

「想啊，怎么，你自己开起娼寮了啊？」

「想就得听我的，怎么样？」

「我哪一次不是听你的，嘿嘿嘿，昨天你让我带四个人，我不是带了吗？哈哈哈……」

「你马上带一个帅哥过来，要会打本地十六张麻将的，否则再帅也没用！」

「会操逼不就行了吗，怎么还要会打本地麻将？」老黄有点糊涂。

「反正就是这样，你能办吗？」

「行，好歹也在这里混了半年多了，这么个人还能找出来。现在来吗？」

「对，马上到。另外，晚上老时间安排六七个过来，包你有好处，能不能操到良家少妇就看你的了！」

不多时，老黄带着一个年青人来了。

金玲看了看那个称为老黄的人，心里想着：就这个老头子啊！笔大如矮矮胖胖的，那张老脸看起来

都可以当陈燕的父亲了。

陈燕笑着用本地话对金玲说：「别看他不怎么样，在床上可是猛龙过江哦，我可没少被他折腾过。

呵呵，另外那个年轻人也来过几次，那根很粗长。」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金玲娇羞地道，心里想着不知道他们的阳具是什么样儿的。

「没关系，他们听不懂本地话。」接着，陈燕又对他们说，「来，我们搓麻将吧。」

接着老黄便介绍那斯文一些的年青人叫阿勇，便入了书房。

几个人便在客房里坐下，打起麻将。老黄是个老色鬼，他和陈燕可说是百日夫妻了，所以不免色情

笑话连篇地侃，大家也都有说有笑地玩了起来。期间有输有赢，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老黄的色眼总

是盯着金玲瞄来瞄去，他估计今天晚上要算计的就是这位良家少妇，那眼神瞄得金玲混身不自在，那神

情就象自己已被扒光衣服似。

很快，天也暗了下来，六点钟的时候，陈燕宣布收摊，金玲去了厨房做饭，老黄则带着阿勇走了。

临出门前，陈燕低声嘱道：「别忘了，十点钟，带几个人来。」

老黄道：「加我八个怎么样？」

陈燕沉吟了一下道：「八个太多了，六个吧，加你六个。」

老黄淫笑着一边摸着陈燕的胸部，轻声道：「你想带谁来呢？免费的吧？」

「叫你来当然免费了，」陈燕想了想，「你想想谁的鸡巴大？」

「我那些手下不都被你鉴定过了嘛，你不知道还问我？」老黄道。

「我哪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呀。」陈燕双颊飞红地道，「最好是昨天晚上没来的人，因为今晚主角不

是我，能不能一次让她舒服透顶可得靠你们，昨天那些人在我身上射了太多，今天怕是没什么存货。」

「你能保证一定能操到那娘儿们？」老黄不安地问。

「她这些天每天都来找我，自己告诉我都快三个月没操弄过了，只要我们演一出戏，让她放轻松，

然后让你手下的猛男把她操弄爽了，以后还怕没得你操的？」陈燕伸手向老黄胯下抓了一把，「说不准，

天天求你带人来操她呢，到时候你们就不用老花钱了。」

「丑的不要紧吧？」老黄道。

「只要那根又大又硬，会操逼就行了，管他丑俊！」

「那……」老黄有点忧郁。

「说，吞吞吐吐的算什么！」

「阿牛和健伍行吗？你一直不让他们来的，有半个月没操过穴了吧！」老黄道。

「好，就是他们，丑是丑了点，但那根大，反正不是操我，嘻嘻……」

陈燕她打算在金玲面前演一场真人春宫秀，把金玲诱下水，而比时又没什么把握，人若太多场面就

很难控制，而且也会把金玲给吓到；人若太少，又无法制造气氛，而且自己都吃不够哪能分着吃呀，所

以她估计的六个人一开始就是她的份额，先由她跟这些男人们调情，金玲看着，然后……吃罢晚饭，陈

燕换下套装，穿起那身黑色的睡衣，又拿出另一套两段蕾丝睡衣给金玲，示意她穿。

金玲看了看，难为情地道：「这么早的穿什么睡衣，再说……再说我也穿不起来呀。」

「怎么回事，穿不起来？」陈燕不明白，看金玲的胸也不会太小呀。

「我……胸……太小……」金玲几乎听不到自己说什么。

陈燕倒是听到了，于是又拿出一件连身睡裙道：「这件总可以穿了吧，你老是穿着那种硬梆梆的乳

罩，胸部怎么能长好呢！」

乍一听起来挺有道理的，金玲也没异议：「你怎么有这么多性感的内衣呀？」

「多数是前夫买的，还有些是自己去买的。女人重要的不仅仅是看起来漂亮，还要玩起来好玩，你

知道吗！」陈燕顿了顿道，「玩起来好玩可不象看起来漂亮那么简单，现在的男人都喜欢胸部大屁股大

的吧，你还要会穿内衣。不是脱光了衣服男人就会喜欢的，这可是一门大学问，呵呵，这也是我前夫跟

我说的。」

「你看，就说我们两个吧，脱光衣服还不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敢打赌，任何男人来当裁判，我都比

你招人喜欢。不是说我胸大，而是我更懂得穿衣打扮，更重要的是我够浪。嘻嘻」

「……」

「脱呀，把这个穿上，今天晚上我就教你怎么勾引男人。呵呵」陈燕把睡裙递到金玲手里，接着双

拿出一件小内裤道，「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也穿上这件，保你迷死人。本来胸就小还要把它绑得紧紧

的干什么！」

金玲也不疑有它，便依言脱了衣裤，陈燕看着金玲脱光衣服又道：「掩什么啊，不都是女人，难道

你有的我就没有啊！哎呀，你的阴毛真的好多啊，呵呵」

「你笑什么？」金玲被陈燕笑得混身不舒服。

「没什么，今天那个老黄就喜欢阴毛多的，他操我的时候总是喜欢说我的阴毛太少了，是不是被男

人操掉的，呵呵」

「嘻嘻，不过真的会操掉吗？」金玲不解地一边问，一边穿那件小裤裤。

「我怎么知道，不过可能是吧。」

「哎，怎么凉嗦嗦的？」金玲摸了摸下身，竟摸到自己的阴户，「怎么有个洞啊？」

「这就是情趣了，看你真的是太老土了。」陈燕伸手往金玲的下体摸去，「这不是正方便吗，操穴

都不用脱裤子就可以了。」

「太难为情了！」话虽这么说，但也把那件睡裙穿了起来。

「嗯，这样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陈燕围着金玲转了两圈，又摸了摸金玲的胸部道，「就是乳房

太小了，不过没关系，以后被男人摸多了就会大起来的。」

「你说什么？」金玲听了有点紧张，看陈燕的表情就象一个老妈子在看一个雏妓入行似的评价。

「我说什么，我是说你的胸部太小，要多让男人摸才会大起来，这都不懂！」

「我老公也经常摸，可也不见得大起来呀！」

「哟……都两个多月没做爱了，还经常摸呢，你骗谁呀！」陈燕虐笑着拿起梳妆台上的一瓶香水，

往自己的腋下和阴部喷了喷便撂起金玲的睡裙，也往她的阴部喷了些许。

金玲一下子甩开陈燕撂起自己睡裙的手，紧张的道：「干什么？喷它？」

陈燕老神在在地道：「也难怪周松不操你，你是一点情趣都不懂，要我是男人我也懒得动你呢！」

「现在又没男人，我又不打算勾引你，真是的！」金玲笑道。

「没男人就不能喷香水呀，你应该把这事当作象洗脸刷牙一样的日常工作来做。」

「可是……这香水的味道……」金玲迟疑着自己是否要说这香水的味道象极了自己以前闻到过的那

些暗娼的香水味。

「你想说这种香水象是妓女专用的吧！」陈燕笑着又道，「我就是妓女呀，所以也没错哦。你知道

为什么妓女都用这种味道的呢？」

「不……不知道……」金玲呐呐地道。

「这种香味很容易让男人幻想，更容易让男人硬起来，呵呵」陈燕得意地在金玲面前晃了晃那香水，

「我敢保证，你以用会喜欢用这种香水！」

两个人扯了好一会儿，近九点时，便一起斜躺在床上看起影碟――＜群奸性戏＞。影碟描述一个夫

妻俱乐部为新进的夫妻举行的派对，新加入的妻子被一群男人轮奸，而老公则和别人的妻子做爱。

晚上十点整，陈燕的嫖客们来了。

门铃的响声吓了金玲一跳，「这么晚了，谁来呀？」

「你就坐着吧，安心看影碟，我去看看。」陈燕笑道。

「你就穿这样出去？」金玲不无担心地道。

「不然要怎么样？」陈燕下床站了起来。

「你看你的屁股，都湿了……」金玲想笑，但自己又好不到哪里去，也是湿透了，所以才不敢挪地

方。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想男人了呗。说不准今晚还可以表演一场真人秀给你看呢」说着摇摆着大屁

股就去应门。

陈燕站在门后，从观察眼里看到老黄和五个男人站在门外，都是自己的客兄，便轻手轻脚地开门让

他们进来，还示意他们别出声。

那些男人一进来，便有一手没一手地在陈燕身上摸起来，老黄则把手伸到陈燕的阴户上抠了一把，

粘了一手淫水便笑道：「你这骚货，还没来就湿成这样子了。」

陈燕一手打掉身上那些手，道：「今天你们可都得听我的，成了的话，以后你们就有新鲜逼可以操。」

「你说吧，我都等不急了。」一个长得很难看又很矮小的壮汉道。

陈燕瞄了她一眼，要不是这些人都是她的嫖客，才不理这么个人，长得嘴不对嘴，鼻不对鼻，一口

黄牙还掉了几个，除了嫖妓以外，真想不通谁会嫁给他，也怪不得他急。

「这里谁不急，你急你去舔她的嫩逼！」陈燕不好气地道。

「舔就舔，有什么大不了的！」丑汉道，一般而言嫖客不会去舔妓女的阴户，因为那个地方毕竟被

太多人用过了，就象陈燕接客这么久，都是她为嫖客口交，从没有一个嫖客为她口交过，所以陈燕才会

以口交试探他们，但是老黄回去的时候就交待过这些人，这回奸的是一个住家少妇，而丑汉也因此拔了

头筹。而金玲也根本想不到，她的淑女生活将被一个如此的丑汉所终结――真正的「魔鬼终结者」。

「老黄，你不是喜欢毛多的吗？这下让你赚到了，等一会儿你先和我做，最好能快点射，保存些体

力对付你最爱的性感毛户吧。」

经过一阵精心的布置，男人们随着陈燕鱼贯走进卧室。

屏幕上的影片仍在继续着，金玲怎么也想不到卧室的门打开之后，进来的不仅仅陈燕一个人。竟还

跟着六个土里土气而又难看的男人。她不自觉地扯过一床被单包住自己。

「他……他们……来干什么？」金玲怯怯地看着陈燕。

「你别紧张，他们是我的老情人，不会怎么样的。今天免费让你看看我表演的真人秀，嘻嘻」陈燕

邪笑着，又转向那些男人，「你们干嘛都站着？要来嫖的可是你们哦，到时候钱我照收不误哦。」

「我……我……还是回去吧……」金玲小声地道。

「不是说好了今晚陪我的吗？没关系啦！」陈燕可不想让她走，不然自己不就亏大了吗。

「你不介绍一下吗？」老黄瞄了一眼用床单裹着的金玲，转向陈燕道，「春宵苦短哦！」

「哦，我倒忘了，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叫金玲，今年三十岁，人家可是有夫之妇，别乱想哦。」

陈燕笑指着金玲向男人们说，「老黄你来介绍他们，我还不知道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呢！」

老黄挺着肥胖的肚子向金玲自我介绍道：我是边上这工地里的小工头，四川人，今年54岁，呵呵，

你叫我老黄就行了。接着又指向那个中午一起搓麻的年轻人道，这位今天早见过面了，是我的外甥，姓

韩名勇，叫他阿勇就行了，今年24岁，挺年轻的吧，不过别瞧他年轻，干过的婊子可不少哦；站在我身

后这位是建武，38岁未婚……金玲看着老黄的手指向，这建武可不敢恭维，也怪不得他娶不到老婆，满

脸的皱纹不说，鼻子大、眼睛小、嘴又歪，不笑还好，笑起来象哭似的，一口黄牙掉了几个，其它的也

象风中的秋叶几乎要掉下来似的，金玲不禁看了看陈燕，心想着怎么她会让这样的男人操穴？

老黄指着坐在梳妆台边的一个瘦弱男人接着介绍，「他是王毅，36岁已婚，是我家邻居，别看他瘦

小，操逼的本事可属他最强，呵呵金玲顺着老黄的介绍，看了看那王毅，心想这人倒不是那么讨厌，只

是干巴巴的，象极了瘦猴，真操起来能多厉害！

「老牛，老牛……」老黄叫道。

「来了，来了！」一个比建武好不到哪里去的男人提着裤子从卫生间里跑出来。

「他是老牛，36岁已婚。哎，虎仔呢？」

「还在尿呢！」老牛道。

老黄向金玲道：「剩下的就是虎仔了，今年18岁，今年刚刚中学毕业就跟我出来工作，挺乖的，但

不是处男，他的处男被阿燕这骚货给夺了。」

说着转头向陈燕道，「我没说错吧！啊？」

「就算你没说错，行吧！」陈燕走到梳妆台前，拉出抽屉取出一个数码摄像机交给金玲道，「你帮

我拍下来，以前都是他们自己拍，今天你来拍吧。」

「我……我……」金玲担心自己一下床，屁股上那湿乎乎的一片就会爆光了，「我不会用……」

「我让建武教你用，来，你老占着床我要怎么办，嘻嘻」说着便扯开被单把金玲拉下床，又转头对

丑汉道，「你来帮小玲。」

那丑汉便走到金玲的身边，金玲看了他一眼，还是想不通陈燕怎么会让长得这么难看的人操逼――

她没做过妓女，并不知道只有嫖客挑妓女，没有妓女挑嫖客的事发生。况且，陈燕之前在何媚的娼寮里

能认识也只有这种档次的嫖客，哪有可能认识更高档些的――而她也根本想不到，自己将会被这个丑男

夺了贞洁，更因此沉沦，此是后话。

「哦……」，金玲走到一边，再看时，除了丑男建武外，其他的五个男人都已围床站立，并脱下衣

服露出结实的肌肉，还有形状各异的阳具也象死蛇一样垂着，那虎仔看起来还很稚气未脱的样儿，手却

已经伸到陈燕的乳房上抚摸起来了，他跨下的阳具却已坚硬无比，狰狞的龟头在稀稀的阴毛下闪着爱液

反射的光辉，一不地一抖一抖地示威。

金玲是第一次看到其他男人的阳具，所以看得更是仔细入神，而其他人也有意请君入瓮，自也不去

在意金玲的举动，而全神专注于陈燕的一身骚肉上。再看那个瘦猴，金玲不禁想笑，这名字也恰如其分，

瘦猴全身都是灰黑色的，象被烈烟熏过了似的，阴毛又黑又多又浓密，跟周松差不多，而阳具倒不见得

多大，此时仍软软地垂着。

阿勇和阿牛此时爬上床，跪立在陈燕身侧。陈燕一手一支阳具地揉搓起来，口里不时的哼哼几声。

老黄此时也将自己的粗短的阳具搓硬，便拉住并分开陈燕的双腿，让她早已湿透的阴户展露在金玲面前，

而自己跪在她的跨间，一手扶着自己的阳具在陈燕的阴户上来回地摩着。

金玲也从未这么近距离地看过其他女人的阴户，甚至她连自己的阴户都没仔细看过，不自觉地向前

走了一点，丑男健武看他这一靠前，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心中窃喜起来，原来早先看影碟带来的刺激仍未

消散，却又被活色生香的一幕振憾的金玲在不知不觉之中，只觉自己阴部麻痒难受，却不知道自己的淫

水竟已汇集成流滴落在原先站立的地方已打湿了一片地，随这她轻微的一动，本来挂在大阴唇上的一滴

淫水也滴落，怪不得丑男健武心中窃喜。而她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境地是如此尴尬，只是提着摄像机，而

眼睛却盯着陈燕的阴部――阴毛细少，象一个倒立的正三角，而一角正对着那道迷死男人的粉色肉裂，

阴阜饱满，在老黄粗黑的阳具的挤弄下，淫水自那裂缝中渗出，显得光亮迷人，又象唇膏似的令阴唇红

艳欲滴。她不仅和自己的阴部比了起来，自己却觉得阴部没有陈燕的漂亮。

「哦……死人……快别磨了……哦……插进来吧……」陈燕渐躺下身子，不断地耸起下身，希望用

自己的肉洞套住老黄的阳具。

「骚货，天天抹得这么香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啊？」瘦猴淫笑道。

这话在金玲听来有些不自在，这香味大多是从自己身上散发的，陈燕当时喷得过火了些，虽知道瘦

猴没在说自己，但想及自己的穿着竟也不好意思起来。

「贱货，想被操了？」老黄一边用阳具磨着陈燕的阴门，一面用粗糙的右手摸着陈燕的腿根道。

「哦……你……你这死鬼……我……受不了了……求你了……哦……插……插进来呀！」陈燕呻吟

着伸出一支手攀住老黄的屁股，使劲地往自己的跨下压。

「想挨操啊，叫我亲老公就操你！」老黄仍逗她。

「亲……亲老公……人家要……呼……求……你了……亲老公……」

老黄这才慢慢地一点点地把阳具塞进陈燕的阴道，而与此同时，陈燕昂起头长长地呼出一声「哦…

…」，仿佛完成一件任务似的一脸满足。

那跪在陈燕身边的阿勇和老牛则手持阳具在陈燕脸上摩起来，陈燕也配合地一会儿吞下阿勇的鸡巴，

一会儿舔舔老牛的蛋蛋，不一会儿，两根阳具已不似刚才的软弱，一支支的昴首挺立，老牛的阳具更是

巨大无比，和西片里的黑人的阳具有一比。金玲心想着，若让这样的阳具插入，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陈燕确也是一个淫妇，不多时，她的阴户就已是一笼的白沫，随着老黄那根粗短阳具的抽送「扑

哧扑哧」地冒出来。

陈燕一会儿舔舔左边的阳具，一会儿舔舔右边的阳具，还不时抬起身子迎合老黄的奸淫，忙得不亦

乐乎，不时地从喉咙里传出愉悦的叫声……且说金玲从没见过这样刺激的现场表演不说，更没见过一女

对多男的现场表演，她盯着老黄和陈燕的交合处，看着陈燕的阴唇随着老黄的抽送此起彼伏地翻飞，这

场景比A 片和色情小说别提刺激多少倍了，以至于忘了拍摄这话儿了。

倒是丑汉健武提醒，其实他也是被这种场景所吸引，但他没忘了自己的职责，身边还有一个良家少

妇等着他开苞呢。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禁窃笑起来，站在金玲身后端详着金玲――这小妮子身材还不错，

有腰有臀的，可惜就是胸太小了一点，不过话说回来，玩多了巨乳，偶尔吃吃小笼包也不错。

志强想罢便靠近金玲，见她眼睛盯着床上几个人的性器时，便托了托金玲的手，轻道：「呃……我

来教你怎么用这东西。」

金玲回过神来，却不知道丑男何时也脱光了衣服，一身黑皮还可以看到象是进了泥潭没洗澡的印迹，

垂在跨下的阳具竟比周松勃起时要大――怎么这么丑的男人都有那么大的鸡巴！想着，从下体传来的麻

痒感更加强烈起来，呼吸也更加急促起来。感概归感慨，现实还是要面对的，可是面对这赤裸的陌生男

人，还丑得不象话，心里总是非常不安，但是此时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忘了自己妙漫的身体仅在一

身蕾丝笼罩下，早让这些男人大饱眼福了，而离去大概是不可能，只好抬起手上的摄像机……此时，老

黄因陈燕的交待，他必须速战速决，所以经过一番买力的演出，他也已是强弩之末，更加紧抽送，扑哧

扑哧的响声越急迫起来。

而丑男健武则有意贴近金玲，把微微勃起的阳具顶在金玲的屁股上，左手从她的左手腋下穿过轻触

金玲的乳房，右手握着她拿着摄像机的手指导着拍摄。金玲已被场面所吸引，并没注意到那些细节，或

者她自己也渴求在她屁股上摩擦的阳具能插入自己久旱的蜜田。

随着几声沉闷的喝声――「哦……哦……哦……」，老黄将自己的阳具狠狠地顶向陈燕的阴户，似

乎要把身体也塞进陈燕的阴道似的轻颤起来，陈燕也放弃挺立在她眼前的两根阳具，双手抱住老黄的屁

股，双腿盘在老黄的腰身也发出一连串的呻吟声。

时间似乎在此定格，一阵意内的沉默之后，老黄抽出阳具，丑男健武则半抱半搂地把金玲拉到陈燕

的正对面，背向梳妆台站定，并让她把镜头对着仍开着口的陈燕的阴门，竟也见到了里面有白浊的液体

渐渐地流出，金玲在不断的振憾刺激下，早已忘切了其他事，而丑男健武却是名正言顺地大方地揉搓起

金玲的乳房，金玲倒也享受地接受他的爱抚，凤眼微闭的轻声呻吟起来……未等陈燕阴道中的精液流出，

阿勇已转至陈燕的跨间，扶正阳具，虎腰一扭――陈燕口又发出一声沉长而愉悦的呻吟，伴着呻吟声的

还有从阴道响起的象放屁似的「扑哧」声，这扑哧声可远比老黄抽送时的声响要大得多了，一方面阿勇

阳具虽不如阿牛和丑男健武大，但也颇有特色，特别是龟头比剑身大出许多，又比老黄的长，阳具已全

根尽没，留在陈燕阴道里的淫水和老黄的精液自然被这一插一抽给挤了出来，沾了阿勇的阴毛湿乎乎，

便抽送起来。

这景象太淫糜了，金玲不由地想到周松为何这么热衷地劝说自己当妓女，亲临现场才有这样的振憾

快感，若躺在床上的是自己，那该多舒服啊――自己的阴道里装满陌生男人的精液，而另一个陌生男人

又将在那里射出自己的精液！！！乳房传来的阵阵快感令她不禁想起周松的舌头，他会舔自己的阴部，

哪怕自己的阴道被他操过――不知道会不会舔自己被别人操过的阴户呢？

丑男健武右手不再扶着金玲持着摄像机的手了，转而隔着那身睡裙抚摸着金玲的腿根，见金玲没有

反对，便又翻起睡裙伸进她的阴户轻抚起来。丑男健武毕竟是民工，大手粗糙而且开裂，一触之下比周

松细腻的手感更上一层楼，带给金玲无尽的快感。金玲感受着大手轻括阴唇所带来的巨大快感，向后昴

起头。

丑男健武此时向老黄示了个眼色，老黄便走了过来，一边伸手接替健武左手的工作，揉起金玲的乳

房，而健武则慢慢蹲下，他必须去舔这女人的阴户，最终把她放到床上――其实，若是此事把金玲放到

床上已无任何问题，但他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所以，他一边用左手代替右手继续爱抚金玲的阴户，右手

慢慢地从金玲的大腿根部向下抚去。

而金玲此时已无法顾及其它事，她浑身的官能已涌向性的欲火中不能自拔，她从末享受过如此的快

乐，乳房正被亲吻揉搓着，下体传来的酥麻感正在扩散到全身，她不自觉地顺着健武的抚摸抬起左腿…

…丑男健武心知成功不远了，同样也顺着金玲抬腿的势头，将金玲的左腿抬到梳妆台上。而金玲则变成

身体靠在老黄身上，老黄的头穿过金玲左腋下隔着睡裙「啧啧」地吸吮着乳房，她的右腿无力地垂立地

上，左腿踏在梳妆台上，从开裆小内裤中突出的阴阜摆在健武的眼前，因腿已打开，阴道口的一张一歙

挤兑着闪亮的淫水，使她本来灰黑的阴唇有了一些生气。

健武心里想着，这是良家少妇？这穴黑成这样，怎么看也不象良家少妇，阴毛又黑又盛的，这是老

黄头最爱的类型，即然是良家少妇就算是吧。于是便也把满是胡须的嘴对上了金玲的阴户……「啊……」

金玲发出一声响亮而又舒畅的叫声，只觉得麻痒难耐的阴户此时被一个象波萝似的东西刺激着，她知道

有人在舔她的阴户，更知道是那个丑男健武，但她已沉浸在肉欲的官能中，左手揉着老黄的头发，将老

黄的头使劲地压向自己的乳房，而另一支持着摄像机的手靠在丑男的头上……阿勇经过十几分钟的操奸，

浑身已是大汗淋漓，陈燕则享受着阿勇的奸淫，一面为老牛吃鸡巴，同时还不忘看一下金玲这边的情况，

看到金玲那淘醉的样子，她知道金玲已经融入自己精心设计的这个局中了，便安心的享受起来，而浪叫

声也越来越大。【完】